

荆楚方言研究

鄂新登字 11 号

荆 楚 方 言 研 究

刘海章等 著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宜昌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77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22-0922-7/H·85

印数 1-2000 定价 6.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第一部研究荆楚方言的专著。总论三篇，论述了荆楚方言的历史演变及主要特征；分论十五篇，对荆门、襄阳、随州、钟祥、仙桃、长阳等市县的方言语音、词汇、语法进行了具体描写和比较。本书见解新颖、发人所未发，具有较强的学术性。关于方言语法的几篇论文，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序

作为《荆楚方言研究》的第一个读者，我夜以继日地读完这部书稿，感到兴奋和喜悦，因而情不自禁地想谈谈自己读了这本文稿后的几点认识和感想。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汉的语言学家扬雄在其著作《方言》中就明确地提出了“楚语”的概念，并多次谈到“楚”、“楚郢”、“荆楚”、“荆吴”、“荆扬”等名称；晋代训诂学家郭璞在《尔雅注》中也提到“荆楚”这一概念。在我国古代学者中，涉及到古荆楚一带方言的论著有一些，但专门研讨荆楚方言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湖北荆门职业大学刘海章同志等以“荆楚方言”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并将撰写的论文结集出版，他们的耕耘终于得到收获，这实在是可喜可贺的。这部论文集大小文章都是围绕“荆楚方言”的总题目来作的，选题新颖，文章富有新意，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中刘海章、刘村汉等同志的论文尤其如此。刘海章的《荆楚方言琐议》，明确地提出：“荆楚方言是一个历史概念”，并论述了荆楚方言的历史演变过程，剖析了荆楚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主要特点，指明了荆楚方言的归属；《荆楚颤音探源》一文，列举了不少材料，将荆楚颤音区的中心地带——荆门方言口语中的颤音与先秦文献中的语气词“只”和词尾“子”进行对照、比较，认为荆楚颤音语气词“与上古的‘只’‘子’”在语法作用上“有继承关系”，在语音上“有可能与上古的‘只’‘子’记的是同一个音”，并指出这个颤音可能“源于楚语”；刘村汉的《随州方言语法条例》，将随州话语法概括成18条，这是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见解新颖，发人之所未

发。有的论点(如关于荆楚颤音的来源)现在还很难成为定论,但作者的创造性见解作为一家之言,是能给人启示的,是有助于方言研究的深入开展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其次,这本论文集有较强的学术性。如《荆楚方言琐议》一文,题为“琐议”,实际上却是小题大作,写成了一篇有分量的论文。这篇文章对于今天属于北方方言的荆楚方言从古到今纵的演变和当今在地理上横的分布状况,都作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刘海章的《荆门话中的“V人子”》和《荆门话中的状态助词“哒”》、杜佐祥的《仙桃话中的助词“到”和“哒”》、杨发兴的《长阳方言音系》等文章,都对那些看似平常的方言语法和语音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概括为规律性的东西,因而有相当的深度。刘村汉在《随州方言语法条例》一文中,基于他对故乡方言的深入理解,科学地概括了随州话语法条例,它不仅对人们正确地、系统地认识随州方言的语法特点大有帮助,而且对于调查研究湖北境内其他县市的西南官话的语法特点,也有借鉴作用。

第三,这本论文集所收的18篇文章,既有从理论上探讨荆楚方言的历史演变、地理分布和研究价值等问题的论文,也有对荆楚方言中个别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问题加以描写、分析的文章。研究钟祥方言的,有连永龙的3篇文章,探讨襄阳方言的,有黄赛勤、朱毅的2篇文章。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所熟悉的方言的某一侧面进行探讨,这样,从总体上看,这本书中所收集的论文就显得内容多样,丰富多采。

在封建主义统治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旧中国,武昌东卷棚的一条小街上曾立了一座牌坊,它的横匾上书有“唯楚有才”四个大字。如今,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荆楚大地上更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就拿《荆楚方言研究》的作者来说,有的是大专院校的副教授,有的是中教战线的特级教师或中专高级讲师。他们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积极从事汉语方言研究与教学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

成果，这怎能不使人感到欣慰呢？

我殷切地期待着我的朋友们、同行们在荆楚方言的调查研究方面获得更丰硕的成果。

刘兴策

1992年春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	刘兴策(1)
荆楚方言琐议.....	刘海章(1)
荆楚颤音探源	刘海章(11)
✓荆门方言中的颤音	刘海章(23)
襄阳方言中的儿化与颤音	刘海章 黄赛勤(33)
荆门方言要略	刘海章(45)
✓荆门话中的“V 人子”	刘海章(68)
荆门话中的状态助词“ <u>哒</u> ”	刘海章(79)
荆门话同音字汇	刘海章(89)
荆门、钟祥、仙桃方言词音义.....	刘海章(138)
襄阳方言记略.....	黄赛勤(200)
襄阳方言语法特点试探.....	朱 毅(214)
随州方言语法条例.....	刘村汉(223)
钟祥方言音系.....	连永龙(255)
钟祥方言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	连永龙(262)
钟祥方言的异呼字.....	连永龙(270)
仙桃话中的助词“ <u>到</u> ”和“ <u>哒</u> ”.....	杜佐祥(282)
仙桃方言中双唇浊鼻音声母的失落.....	杜佐祥(305)
长阳方言音系.....	杨发兴(312)

荆楚方言琐议

刘海章

一、题解

荆楚是一个历史地域概念。楚人原居春秋卫国的楚丘邑(今河南濮阳西南),殷末大乱,楚之先祖鬻熊率族人向西南迁移。周初,鬻熊为文王师,周成王时,其曾孙熊绎受封子男之田,立国荆山,居丹阳。荆山,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北。荆山一带土著居民与中原居民不同族,故周人称之为荆蛮(或曰“楚蛮”)。熊绎五传至熊渠“得江汉间民和”,自称蛮夷。春秋早期,楚武王都郢,经营上国,征服汉东。战国时,楚国势强盛,疆域扩大,其后渐弱,屡败于秦,后迁都至陈,再迁都至寿春,最后为秦所灭。先秦典籍中,有荆、有楚、有荆楚。“荆”是古称,“楚”是泛称,包括迁都郢以及迁都陈或寿春的楚,“荆楚”当指“荆”或者都郢及以前的“楚”的地域,即古荆州地区。古荆州的范围,即荆楚的范围,在今荆山南北、江汉之间。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牧,治所在今襄阳城;关羽督荆州,治所在今江陵城(荆州镇)。唐代诗人曾用“荆门”泛指荆州一带,李白诗中有“荆门倒屈宋,梁苑倾邹梅”句(《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访庐山屏风叠》)。古荆州从地域来说,应包括襄樊市、荆门市及荆州地区和宜昌地区。

荆楚作为一个地域的概念提出,见于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扬雄的《方言》是一部研究上古方言比较词汇的专著,他对方言词汇分布的错综复杂情况有充分认识,对

于楚语词汇与其他方言词汇的差异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同时提出了荆楚、南楚、西楚几个地域概念。西楚接近梁益,与东楚(扬雄未提及东楚)相对,《史记·货殖列传》载,东楚包括汉代的东海、吴、广陵三郡之地。西楚当是吴、广陵与梁益之间的地域。南楚与江湘、江沔、江淮相邻,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汉代的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四郡为南楚。荆楚当指楚的最早疆域古荆州地区。

荆楚方言是一个历史概念。早在西周以前,楚先民从中原南迁,立国荆山时,荆楚方言还未形成,那时荆楚的语言是与华夏不同的蛮夷语言。随着楚国的强盛,疆域的扩大,华夏文化逐步取得优势,民族融合带来了语言的融合。战国时期,带有蛮夷语言色彩的汉语荆楚方言开始形成。汉以后,先后发生的汉族人民南移的浪潮,使荆楚方言演化成汉语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当然,现代的荆楚方言绝不是纯而又纯的北方话,在语言的融合中,外来的语言由于种种原因而取代土著语言,而土著语言不可能丝毫不对外来语言施加影响,在民族融合中,土著居民原有语言成分总要顽强地以各种不同方式渗入到新的语言中去。我们现在说的荆楚方言,是指经过由先秦、汉代至今的历史演变以后的现代北方话的次方言。

二、荆楚方言的历史演变

上古时期汉族的祖先生活在中原,以华夏称之。相传燧人氏时代,有大入足迹出于雷泽,华胥践而生太昊帝伏羲氏,“华”字最早当出现于此。夏是大禹帝的国号,《说文解字》说“夏,中国之人也。”段注谓“称夏以别于四夷”。典籍中的“华夏”既指中国(初指中原地区,后来包举我国全部领土),也指别于蛮夷的华夏民族。其实,华夏民族与蛮夷并不能绝然分开,据一些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夏人是中原的羌族,殷人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东夷族,周人是羌族的一支,兴起于陕西渭水流域(参看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人民

出版社1954年版)。史载夏、商、周的中原居民，并不是华胥的嫡系子孙，与中原以外的蛮夷有不解的血缘关系。

荆楚原居民史称南蛮，与中原居民不同族，有自己的语言，也可能有自己的文字（参看《楚文物图片集》和1959年第1期《考古学报》）。楚先民南迁后，华夏文化与南蛮文化开始融合，作为独树一帜的荆楚文化开始萌芽。这种文化最早反映在《诗经》二南中。《诗经》以后三百年，楚国强盛起来，华夏文化因为有《诗经》传统，自然比南蛮文化先进，在华夏文化与南蛮文化的融合中，华夏文化占主导地位，而南蛮文化也顽强地在融合后的文化中表现自己。这就是以华夏文化为源头，以南蛮文化为特色的荆楚文化。这种文化的结晶就是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宋黄伯思《校定楚辞序》，见《宋文鉴》卷九十二）。这里所说的楚语、楚声、楚地、楚物中的“楚”，就是荆楚，因为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宋玉都是古荆州人，以其浪漫主义的风格著称于华夏。

文化的融合与语言的融合是同时进行的。《诗经》以前的时代，楚先民南下荆楚，其人数很难超过南蛮族，所以他们也自称蛮夷之人，“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但由于楚人文化比南蛮族文化先进，又占有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所以保持着势均力敌的态势。从诗经到楚辞的三百年间，楚逐渐强大，吞并了一些小国，其中一部分是华夏族的姬姓国，这样便巩固了华夏语言和文字在荆楚的地位。上层人物运用华夏的语言和文字，他们铸铭于钟鼎，书之于竹简，对各阶层施加影响，逐渐普及。华夏文字在荆楚传播可能比荆楚语言华夏化要早些，现在能见到的春秋时代的楚器上的铭文和中原铭文并无不同。估计华夏文字在荆楚传播的时间应早到西周。

上古荆楚方言，虽是华夏语言的一种方言，但与华夏语言却有很大差别，象现代的粤、闽方言与北方话一样。古代典籍中有“音有

楚夏”的说法。《隋书·经籍志》载有《楚辞音》一卷，释道寔撰。可惜此书宋代已佚。周祖谟先生作《蹇公楚辞音之协韵说与楚音》，认为“楚声与下江音最不同者，在《广韵》麻韵字楚人或读与鱼模相近，而下江则否。”词汇方面，上古荆楚方言也接受了一些蛮族语言词汇，作为方言词汇保留下来。扬雄《方言》记载的楚方言词语有三百多个，我们现在虽缺乏材料来判断哪些是蛮族语言中的词语，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些被汉代学者确认的楚方言词语中有蛮族语词的存在。比如，楚辞中的楚地特有词语，象助词“些、只、兮”，很难说它不是蛮语的汉字记音。从各种不同语言的相互交流的情况看，词汇中的借词是大量存在的，那么作为民族大融合产生的汉语，它的方言中有被融合的语言的词语，是不能否认的。是否可以这样说，汉语方言中的方音土语都与被融合的民族的语言有关。如果我们能确认这一点，汉语方言当不能单纯被看作是某一母语的地域分支，而应看作是民族融合的记录或历史的印记。

中古时期，荆楚方言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历史上的移民浪潮，对荆楚方言的演变，起了重大作用。荆楚是中原与南方的交汇点，由于汉水到襄阳后向南直下，襄阳向北无大山阻隔，可直达中原，这样便形成一条由中原到南方的天然走廊，今天的襄东公路（襄樊至湖南东岳庙）就是秦汉以来的南北通道。汉末，刘备从襄阳败走，就是走的这条路。今襄东公路荆门段的历史地名建阳驿、石桥驿，就是秦汉时期完善起来的驿传制度留下的印记，四方铺、十里铺、五里铺、鸦雀铺、团林铺、子陵铺、三当铺等，就是宋元时期急递铺制度的遗迹。由于荆楚是中原到南方的通道，它是北方人民南下的第一站。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内地移民就是先到荆楚，再南下渡长江到达洞庭湖流域的。唐代中叶北部中国由于安史之乱的骚动，再度迫使北方人民大规模向南迁移，长安、洛阳以及河南南部的人民大批流到荆楚，前锋到达湘资流域，荆南（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一带）移民竟十倍于土著，于是置荆南节度使。这两次移

民，北方人民大批流入荆楚，这种占据式的移民，使荆楚方言迅速向北方方言靠拢。

荆楚方言虽然属于北方方言，但在荆楚方言内部，南北情况却不尽相同。从钟祥的双河向西北，经荆门的仙居、宜城的刘猴集向西至荆门、南漳、远安交界处一线，是荆楚方言南北片的分界线。北片，北方方言的特点十分明显，而南片，北方方言的特点不十分显著。

荆门汉属南郡，唐贞元置县、属江陵府，五代改置荆门军，元升为府，后又改州，明沿置，清为荆门直隶州。这里谈荆门的沿革，是想说明宋元以来，移民对荆门的影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宋抗金名将岳飞，曾在荆门杨集至鸦雀铺屯兵，建立岳飞城。岳家军是南宋军，这时的荆门是南宋抗金前哨，很难说南方各地方的方言土语不对荆门话产生影响。其次要注意到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查荆门人的族谱，我们知道现代的荆门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江西移民的后代，这有江西移民老祖墓碑为证。荆门栗溪涂家湾，有涂姓家族江西老祖涂瑞、涂祥的墓碑，墓碑上的族谱说明，涂姓家族的老祖从江西移来荆门，已传八代。这说明荆楚方言分为南北两片，与移民也是有关系的。由于南方移民对荆楚方言的影响，加之古荆楚方言的沉淀，使荆楚方言有别于北方方言。不过，从总体来看，荆楚方言仍属于北方方言。

三、荆楚方言的特点

颤音是荆楚方言在语音上的重要特点。古老的荆楚地带的大部分市县都有颤音。

荆楚颤音是舌尖浊辅音，自成音节。作名词尾时，发音响亮、时间长、幅度大，可记作[r]；作特殊形容词尾时，近似闪音，可记作[r̥]。书面用“子”记写。

一般来说,普通话带“子”尾的名词,在荆楚方言中,“子”都念作[r]。如:桌子、椅子、房子。有些普通话不带“子”尾的泛指性地名、物名,荆楚方言也加颤音尾,如:戏台子、山沟子、电影机子、打米机子、树桩子、门栓子等。甚至象“丁字街”、“十字镐”、“之字路”以及“大字报”、“打字机”、“垂直线”、“呢制衣服”、“政治课”、“性质”、“位置”、“胭脂”中的 zi 音节(荆楚方言中,大多数地方 z 组与 zh 组相混,读近似 z 组的音)也念作[r]。

荆楚方言中一般设有儿化韵,普通话用儿化韵的地方,荆楚方言多用[r]尾代替,如“盖子”、“头子”、“一点子”、“老头子”,这些[r]尾有儿化一样的作用。

荆楚方言中有“气人子”、“挤人子”、“走人子”等“动词+人子”的说法,表示人的一种特定感受,对某一事物或活动来说,就是该事物或活动具有使人有这种特定感受的性质。这里的“子”,念作[r]。

荆楚方言中还有“这座山好高子”、“他好长子”、“那个坑好深子”的说法,表示对事物的某种性质的一种极度的感受,程度副词“好”与“子”配合,“子”念作[r]。

后鼻韵尾[ŋ]逐渐演化成前鼻韵尾[n]是荆楚方言在语音上又一重要特点。荆楚方言北片,[ən]与[əŋ]分明,根≠庚;[in]与[iŋ]分明,心≠星;[an]与[aŋ]分明,滩≠汤。南片,沿襄东公路南下,[ŋ]向[n]演化。从荆门仙居至十里铺,[ən]与[əŋ]不分,根=庚,一律念成[ən];[in]与[iŋ]不分,心=星,一律念成[in];[an]与[aŋ]分明,滩≠汤。荆门十里铺往南到江陵、沙市,不仅没有[əŋ]、[iŋ],而且[an]与[aŋ]不分,滩=汤,一律念成[an]。(长沙话中也没有[əŋ]、[iŋ]和[aŋ]。)[ŋ]的这种演化应该说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

在词汇方面,荆楚方言词汇中以外形定名是一个重要特点。比如,把未收割的玉米叫高粱梭子(“子”念[r])以其形状象织布梭子

定名；把菜刀叫薄刀，以形状似薄片定名。

（词语的类比是荆楚方言词汇又一个重要特点。比如：豌豆、蚕豆，荆楚都叫豌豆，以大、小区别；蚊子、苍蝇，都叫蚊子，以活动时间、范围等区别，分别叫夜蚊子、饭蚊子、蛆蚊。）

在语法方面，值得重视的是荆楚方言的助词系统。荆楚方言中没有北方话的时态助词“了”，普通话出现“了”的地方，荆楚方言都用状态助词“哒”。如“吃了、看了——吃哒、看哒”、“吃了饭了——吃哒饭哒”。“哒”在肯定句中用在行为动词后表示行为的完成，在否定句中可用在行为动词后表示行为的中止；“哒”用在心理活动动词后表示心理情感的历程；“哒”用在存现动词后表示存现的实际状态；“哒”还可以出现在形容词后面表示事物的性状变化。

荆楚方言中还有状态助词“声”[sən]，表示某种状态，如：抖抖声、响响声。“声”一般用在重叠式的拟声词后面，如：风吹的唢唢声、（老鼠打架）打的叽叽声、响的轰轰声、吓的汪汪声、敲的嗡嗡声、睡的鼾鼾声。“声”也用在重叠的单音节动词后面，如：身子晃晃声、筋暴暴声、手麻麻声、提包鼓鼓声、走路歪歪声、跑的旋旋声、疼的绞绞声。加状态助词“声”后的重叠式拟声词和单音节动词，都成为表示某种状态的形容词。这类形容词也称状态形容词。

“啵”、“叻”、“哟”、“哒”（用在句末）是表示语气的助词，“啵”表疑问、“叻”表示祈使、“哟”表示感叹、“哒”表示陈述。比如：“你看电影啵？”“你说是啵？”“你往前走叻！”“你说叻！”“好疼哟！”“好漂亮哟！”“任务完成哒。”“他去哒。”

在句子结构方面，荆楚方言可以提及的有两点，一是肯否重叠式疑问句，二是变式句。

荆楚方言中对肯定与否定的疑问，是用肯否重叠形式表达的。试比较：

普通 话		荆 楚 方 言	
例 句	代 表 式	例 句	代 表 式
①你看电影不看 (电影)?	V—N,	①你看不看电影?	V 不 V—N
②你买这本书不 买(这本书)?	不 V(—N)	②你买不买这 本书?	

荆楚方言中不仅单音动词构成的肯定与否定的疑问,用肯否重叠式表达,即使双音节动词构成的肯定与否定的疑问,也用肯否重叠形式表达。比如:

①你学习英语不学习英语?——你学不学英语?

②你反映群众意见不反映群众意见?——你反不反群众意见?

荆楚方言口语句式十分灵活,在语急的情况下,或为了突出某一意义,往往在说完其他内容后,再说主语或者修饰语。比如:

①这时候看电影去啵,我们?

②我们看电影去啵,这时候?

最后说的主语或修饰语,意义显得突出。

不仅主语、修饰语可以后说,就是动宾式非主谓句的动词也可以后说。比如:

①篮球,打啵?

②《原野》,看啵?

动宾式非主谓句的动和宾还可以分开说。比如,叫家里人吃饭,由于多次呼唤,心情烦躁,可以出现这样的句式:

①吃啵! 饭。

②饭,吃啵!

因篇幅所限,对荆楚方言的特点,这里只能作举例性的说明。

四、研究荆楚方言的意义

我们说的荆楚方言是以颤音为标志的古荆州地区的现代汉语方言。这一地区的方言，一般认为属西南官话（见《湖北省方言概况》）。我们之所以另以荆楚名之，主要考虑语言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地域的因素。古代移民资料说明，汉语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古荆楚地带在西周以前是蛮夷之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楚国的强盛，在华夏族和蛮夷族的融合中形成了汉语方言的楚语。到了秦汉时期，汉语方言发生了变化，近代有人根据扬雄《方言》中所称引的地方，将秦汉时期的汉语方言分成十三个区域：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四、齐鲁；五、赵魏及西北；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郊、楚之中部；八、东齐青徐；九、吴扬越；十、荆楚；十一、南楚；十二、西秦；十三、燕代。从历史方言资料看，秦晋方言显然要高于其他方言，而东齐青徐与夷、西秦与羌狄、南楚与蛮、燕代与胡，也许不无联系，其中夹杂一些非汉语成分应是不难理解的。这时荆楚方言与南楚方言已经有别。汉语方言发展到现代，荆楚已纳入北方话的范围，晋语、徽语、吴语、湘语、粤语、闽语、赣语、客家话、平话，先后形成，构成了现代汉语的十大方言。从古代方言到现代汉语方言的演变，明显地反映了汉语在地域上由北往南的发展走向。荆楚由上古（西周以前）的蛮夷语言，在与华夏文化的融合中形成了汉语的荆楚方言，秦汉以后又在移民文化的影响下，逐步演变，到现代属于北方话的次方言，而在荆楚以南的地方又出现了湘语、粤语等汉语方言。应该说荆楚是汉语在地域上由北向南发展的第一站，对这第一站的现代方言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对我们认识历史和地域的因素对语言发展演变的影响是很有价值的。

过去，语言学界对颤音在汉语中的存在，缺乏了解，现在大家对荆楚颤音已有所认识，但它的来源，现在却还是一个谜。有人认

为荆楚颤音是北方话“子”尾演化来的，如果荆楚颤音确实是北方话“子”尾演化来的，北方话是现代汉语最大的方言，从范围来看，占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从使用人口来看，占说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唯独在这占说北方话的地区和人口不到十分之一的荆楚演化成颤音呢？而且从荆楚颤音的实际状况看，似乎并不是只北方话的“子”尾在荆楚“颤音化”，有些不是“子”尾的“字”、“直”、“制”、“质”、“置”、“脂”也念作[r]，还有“气人子”、“走人子”之类表示的一种特定感受的特殊形容词后也出现颤音。“气人子”、“走人子”的“子”并不是“子”尾，“子”只是方言的汉字记写符号。由此看来，颤音是从北方话的“子”尾演化来的命题难以成立。如果不是北方话的“子”尾演化来的，颤音是怎样产生的？什么时候产生的？是古已有之，还是某个历史时期产生的？如果是古已有之，是汉语古已有之，还是与汉语融合的荆楚蛮语古已有之？如果说是荆楚蛮语中古已有之，那它现在还存在，其演变规律又是怎样？这些，我们现在都难以说明。如果我们能以此为突破口，研究这一方言现象，将会对汉语史和普通语言学作出贡献。

汉语方言的形成，普通语言学认为是古汉语分化的结果，从汉语方言演变的历史情况看，似乎难以这样断言。前面说过汉语的源头在黄河流域，古称华夏族的汉族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的融合体，他的语言也是多种民族语言的融合。因此，我们认为与其说汉语方言的形成是古汉语分化的结果，不如说是古汉语在与各民族语言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只不过在这种融合中，汉语始终占优势，保存着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按照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发展着。从这个观点出发，从荆楚方言的演变来认识汉语如何与荆楚蛮语融合，又如何按照自己的内部规律发展，也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总之，荆楚方言在汉语方言的演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调查、研究荆楚方言将使我们在汉语史和普通语言学的研究方面得到重大启示。